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九十三回 三山半落青天外

大家談談說說，轉瞬已是金烏銜山。由於大氣層結構不同，火星上並沒有地球夕陽餘暉的黃昏景像。紅日初墮，滿天暗紫，尤其是沙暴逼近，遠處塵霧迷空，沿著筆勢飄出水墨一般的淡彩，別是一番感受。飯後，杏娃將眾人移到一處山頭，眼前有假山水池，秀木修竹，花苑小徑，亭台小閣，景色幽麗。眾人自由活動，自然而然分成幾個小組，互道別後思情。

亨利心緒波動，往事如走馬燈般，飄轉不定。他一直懷疑一件事，那事看來非常合理，細想又似乎太玄。西方本有宿命論，早在巴比倫時代，占星學就指出人與命運聯繫在一起。後來哥白尼的地動說把天文學提升到科學地位，占星學淪為謀生工具，最後成了大眾娛樂，相信的人就不多了。

禪師說小原正三的事應該是真，但人怎麼能設想到幾十年後的事呢？自己狂妄一時，連下一秒鐘的事都不甚了了！再說，那本電書又是誰寫的？隱約中彷彿指向一個人，可能嗎？那不是太巧了嗎？

亨利想問又不敢問，怕什麼？他也說不上來。堂堂真理教主，現在卻有如一個剛出家門的幼兒，連跨出一步都覺得困難無比。

逍遙子望著他微微一笑，說：「亨利，還是讓貧道代答吧！老和尚再打禪機，你就更糊塗了！」

亨利簡直不能置信，連這個老道士也能讀心！

禪師笑道：「卜二到處留情，有人該認祖歸宗了。」

逍遙子說：「亨利，預言古今中外都有，唯有無私為正。很多人只看到皮毛就炫耀獻寶，那種預言只是茶餘飯後的笑料。」

亨利正心誠意地問：「那麼預言是真的了？」

逍遙子說：「預言的真假端視預言的人。」

「預言的人？人也有真假？」

「當然，人被私欲控制時，有如傀儡一般，那便是假人。」

「誰能沒有私欲呢？」

「所以人必須修煉，去除私欲，始能成真。」

「那多難！」

「所以真人不多。」

「真的有嗎？」

「當然有。」

「在哪裡？」

「至少不在家裡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有家必私，所以真正了悟的人，一定會躲起來，以免被沾染。」

「有道理，即令要說，也不能說透澈。但是……」

「你的第二個問題，其實你已知道答案，那本電書就是卜二寫的。」

謎底揭曉，亨利反而訥訥難言，那自己算是當局的同門了，嚴格說來還矮了一輩。真的嗎？應該感到榮幸還是慚愧？

杏娃立刻說：「亨利師侄，歡迎歸隊！」

亨利表情尷尬，他既不能否認，又不能馬上攀親附貴。

衣紅替他解圍，說：「杏娃，不要亂說，這樣一來天下大亂了！」

杏娃說：「這是倫理呀！」

衣紅說：「什麼倫理？妳先認法蒂瑪小師妹，她又是亨利的徒孫。那我呢？我還想拜不二老人為師哩！」

逍遙子說：「不必擔心，道門與家門不同，家中講人倫，道中只談道理！」

法慧禪師說：「這癡娃，天下沒有什麼她不想學的，如果卜二在此，她可真一天到晚忙得像『蜂子』了。」

衣紅撒嬌道：「師父！不要忘了嫉妒是惡孽，徒兒只說想拜老人做師父，您就罵人家是『瘋子』！」

禪師笑說：「怎麼？連耳朵也背了，蜂子不是瘋子！」

衣紅笑說：「師父，蜂子不是瘋子，瘋子不是瘋子，瘋子是名蜂子！」

師徒二人打個岔，恰好給亨利一個下台階。他想通了，打起精神，起立向在座諸人行禮，說：「本人亨利·紐曼，曾受禪師抬愛，拜小原正三先生為師，所學可能與當局有師門淵源，也可能與各位有關。在此特請多多關照，無需見外。」

眾人都熱烈鼓掌示意，果然有一派宗師的氣度，簡簡單單幾句話就解決了兩難的窘境。既未叛師離道，又顧全了輩分難解的困擾。

衣紅馬上說：「那我就叫你亨利吧！」

亨利說：「謝謝妳！能跟妳化敵為友，實在榮幸！」

衣紅笑說：「亨利，你這就不對了，怎能在我師父面前，把我說得如此不堪？」

亨利說：「衣紅，妳以為一切瞞得住禪師？」

衣紅說：「瞞不住更得瞞！」

法蒂瑪對亨利說：「那我就不再稱你師祖了。」

亨利感慨地說：「我多年在人間尋覓有根性的徒弟，只是人材難得。過去對妳多有得罪，請妳海涵，希望今後一筆勾銷。」

法蒂瑪說：「請不必介意。」

摩爾也開口說：「這樣說來，我跟當局也能扯上關係了。」

逍遙子說：「不是扯上關係，你早就在名單上了！」

摩爾一驚，問：「名單？什麼名單？」

逍遙子說：「宇宙本是時空，本體是一，分之則為無盡。假如把宇宙當作人來看，人體中細胞無量無數，若各各獨立自謀，必然要生病。如果分工合作無間，則體健身強，在宇宙而言就是一。然而時空變化不休，人體必有生老病死各個階段，恆保健康實無可能。是以其中諸病雜陳，細胞間利害兼具，亦為不爭之事實。」

「宇宙進化有其目的，人成長後又生意識。意識有高有低，等級各不相同，每一等級均有各色人物。若將人生視為學校，各班等級由低而高，其生員亦必有一名單。」

摩爾又問：「同班同輩，是否智慧相同？」

「宇宙之變化規律井然，皆有其必然之因果，人意識到此因果的一貫性，是稱智慧。班級僅代表知識程度，另有境界高低，乃智慧之等級。嚴格說來，知識是同一時空的訊息，智慧則是生生世世、不斷累積的結果。」

這時，禪師突然大聲說：「當局！你的畢業考到了。」

杏娃當然不敢讀禪師的意識，只好說：「報告禪師，小杏子已經考過了。」

「不及格，重考。」

「為什麼沒有及格？」

「智者永不自滿，怎可在此談得愉快，就忘卻本分？」

「弟子沒有忘記，但是難題已解。」

「你曾把量子彈掉包，那是欺騙，大人怎可蒙騙小孩？」

「不掉包，萬一量子彈爆炸了呢？」

「世事皆有因果，只有一萬，沒有萬一。」

「是，弟子考慮不周。」

「既然知錯，暫且不提，當前的變局呢？」

「當前……」杏娃停了一下，說：「那是美國城，我們沒有管轄權。」

「解民倒懸乃我輩天職，有什麼管轄不管轄的！」說畢，禪師向虛空一指，一道圓光中，美國城內火光燭天。在另一道圓光中，是拘留所前的廣場，一片斷垣殘壁，煙火處處。白衣長老等人在幾百個信眾簇擁下，舉著「獨立自由」的旗幟，整隊正要出發。

亨利大驚，說：「他們怎麼逃出來了？」

摩爾忙打開電腦，接駁網絡，奇怪的是不論他怎麼試，都無法連通。

摩爾問：「當局，能不能馬上送我們回去？」

禪師問：「小杏子，這算及格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弟子知錯了。危機小組，出發！」

禪師說：「不要作弊。」

杏娃求情道：「禪師，可憐弟子沒手沒腳，怎麼赴考？」

「你上次又是如何應考的？須知大自然也沒有手腳，一切欣欣向榮。」

「謝謝禪師，弟子懂了。」杏娃便向摩爾說：「摩爾先生，這事只有麻煩你了，我這就用心光遁法，將二位送回美國城。」

亨利說：「請當局手下留情，我已經沒臉回去了，讓摩爾一個人去吧！」

杏娃說：「那麼，摩爾先生，我們攜手合作吧。」

說罷，摩爾已無影無蹤。

圓光中立刻有了變化，街道上的路燈突然都熄滅了，黑暗中只見點點火光。又過了一會，突然人們紛紛將手中火炬扔掉，爭先恐後的往家跑去。

又過了幾分鐘，街上冷冷清清的，只有幾個頭戴尖帽、身披罩袍的黃道會會員，莫名所以的東張西望，一場大禍竟弭於無形。

杏娃開口說：「報告禪師，弟子交卷了。」

禪師頷首道：「好！不愧老人費心，你們再談談吧！我們要先過去，洛桑巴教主就要升堂了。」言畢，一片金光掠過，梵香陣陣，仙樂隱隱，法慧禪師與逍遙子已離開了。

突然間，文祥腕上的佛珠，十二顆粒粒晶瑩透澈，紅光燦然，煥采流輝。千奇百怪等人喜上眉梢，齊圍過來仔細觀看。

千奇興奮的問：「十二關都過了嗎？怎麼過的？」

文祥搖頭說：「我不知道，也沒去想它。」

百怪說：「老怪不懂，當然各關都過了，不然怎麼會透明？」

文祥說：「大概是吧！」

百怪說：「大概是吧？難道你不關心？」

文祥說：「關心什麼？」

衣紅插口道：「你問他？他懂什麼？」

百怪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衣紅那張利嘴。一聽她開口，膽戰心驚，忙說：「有道理，我問完了。」

格瑞達媚笑著文祥：「你那情關是怎麼過的？」

衣紅笑說：「妳問他？莫如問我。」

格瑞達問：「那妳的情關又是怎麼過的？」

衣紅笑得捂嘴，說：「太容易了，妳看他那副呆樣！」

格瑞達笑說：「難怪！這樣吧，讓我試試看！」

黑金剛一直訕訕的，滿心慚愧，這時卻說：「格瑞達，妳連我都控制不了，還好意思去蠱惑高人？」

格瑞達雙手一叉腰，嬌叱道：「黑老大，你還好意思說，在人類議會裡，我十八般武藝都使盡了，一點效力都沒有，我還真以為自己人老珠黃了！」

黑金剛笑說：「為什麼不使第十九般？」

亨利也湊過來，對格瑞達說：「妳是格瑞達吧？我有榮幸認識妳嗎？」

格瑞達面有懼色，問：「你不會用意識神功吧？」

黑金剛說：「師父……」

亨利忙止住他，說：「以後再也不要叫我師父了，我們大家都認祖歸宗，隸屬當局麾下。至於那些雕蟲小技，今後再也不敢獻醜了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可是叫你紐曼先生有點怪異。」

亨利說：「叫我亨利就好。」

百怪過來，緊緊握住亨利的手，說：「亨利，你好！」

千奇也過來，握手叫聲：「亨利！」

魏德曼、莎莉、蘇珊都過來與亨利修好。

杏娃開口說：「大家恭喜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應是恭喜大家！」

杏娃說：「衣姐，我也是其中一員，也要恭喜自己呀！」

法蒂瑪到底修為年淺，忍不住問道：「杏娃！妳是怎麼畢業的？」

杏娃說：「沒什麼，我只是告訴摩爾，治大國若烹小鮮。」

法蒂瑪問：「摩爾能懂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他在學《道德經》，當然懂！烹小鮮的要訣是先將作料加足，用小火，不掀鍋蓋。因為小鮮一翻就爛了，所以要讓其自熟。」

衣紅說：「那是周朝的做法，要是我就用猛火大煮。」

杏娃問：「那是哪裡的菜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們家鄉菜，因為天天吃大魚大肉，小鮮只能做蝦醬！」

法蒂瑪繼續問：「結果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摩爾懂了，他控制電腦，先把路燈關了，街上一片漆黑，人們也就興味索然。他再讓家家戶戶燈火通明，播放優美的古典音樂，提供各式新奇的食物，免費開啟虛擬真實，用微機通知大家……」

「這樣有用嗎？」

「這些在地球上免費提供的，自然不稀奇。可是在美國城，他們強調自力更生，能者多得，沒有白吃的午餐。」

「結果呢？」

「結果大家發覺街上不如家裡好玩，都回家去了。」

「那黃道會呢？」

「除了幾個長老還在逛街，會員們都趕回去納福了。」

「白衣長老呢？」

「沒有會員，長老有什麼用？」

「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什麼？」

「後來摩爾想通了吧？」

「其實我一個月前就知道摩爾在做什麼，他很努力，想參透師父設計我的方案。但是他沒受過中國傳統的教育……」

文祥插口說：「豈止摩爾，中國人又有幾個有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錯，可是至少在中國，禮失還可求諸野，在文化根柢還沒有被剷光之前，我師父及時搶救一些下來，這些就夠了！」

法蒂瑪很關心摩爾的事，她也是西方人，每次討論到中國傳統文化，就感到力不從心。她很希望從摩爾的事件中，得到一點啟示。她又追問道：「摩爾既然沒受過中國傳統教育，那該怎麼辦呢？」

杏娃也懂了，安慰道：「法蒂瑪，妳放心，我們會幫助妳的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生活就是學習，時間長了妳就懂了。」

法蒂瑪說：「我知道我機會很好，可是摩爾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他一直在自修，我會配合他的。只是他太執著於理論，卻不知道我師父只給了我靈魂，還有一位師姐，她全心全力打造我的身體。」

法蒂瑪更是驚訝：「妳還有個師姐？」

杏娃說：「當然，這有什麼稀奇？」

文祥也大感興趣，問：「妳師姐是誰？」

杏娃說：「她不願意留名，你知道中國人是不重名利的。」

文祥說：「妳總可以告訴我們吧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可以，我師姐會罵我的，她很兇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放心，我們不會說出去的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們該見教主去了。」

法蒂瑪施展柔功，求情說：「好杏娃姐姐，告訴我吧！妳不是要幫我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當然，時間不早了。」

大家磨菇個不停，衣紅突然說：「別問她了，我告訴你們吧！」

杏娃驚訝地說：「妳知道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怎麼不知道？就是我呀！」

法蒂瑪問：「怎麼可能？」

衣紅說：「怎麼不可能？你們都聽到了，杏娃不是叫我衣姐嗎？」

這時，杏娃運用心通，把一干人眾送到金頂寺山腳下，說：「我們要去拜謁教主了，請慢慢走吧！」

大家踏著石級，各有所思。衣紅想到上次還有褲白那個癡情的小傢伙，他怎麼會胡思亂想呢？做個弟弟不很好嗎？人海茫茫，現在他又在哪裡呢？

風不懼果真是不懼山風，穩若泰山，勇往直前。

法蒂瑪是第一次來，一切透著新鮮，她偎在左非右身邊，就像隻依人小鳥。左非右逸興遄飛，加油添醋，大談他們如何出生入死，午夜殺進寺內去救衣紅，再被喇嘛遞出寺外，直笑得法蒂瑪前仆後仰。

這時已經夜闌人靜，山門外燈光點點，一片安寧。文祥知道杏娃已經脫胎換骨，深明進退，叫他們拾級而上，以示恭敬。他不禁有感而發，說：「一個人的成長要數十年，杏娃卻在一夕之間，就和以往判若兩人。」

衣紅笑道：「文公子又著相了，不二老親炙的傳人，哪能像我們一樣？」

杏娃說：「衣姐過獎了，我輩只是叨光，站在人類的肩膀上而已。」

衣紅道：「只要別騎到我頭上就好！」

杏娃說：「啊呀！誰敢？」

左非右促狹，撿了一片葉子，偷偷放在衣紅頭上。她覺得有異，正要拂去，突然想到剛才的對話，便取下樹葉，在手中把玩。說：「你也想去拜謁教主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它只是想搭便車。」

衣紅意味深長地說：「我們誰不是搭便車的呢？你看看屋裡那些人吧！除了吃喝睡覺，佛祖近在眼前，又有幾個人覺悟過來。」

杏娃說：「衣姐說得極是，師父當年教導了不少學生，偏偏一個有一個的毛病。後來他透悉世事，便專心教我，前後歷時二十四年。」

衣紅說：「妳師父懷妳就懷了二十四年？怪胎！」

杏娃說：「是我師姐告訴我的，師父想我就想了十八年，他認為若只是當作一種技術，逞能自任，就不可能止於至善。後來時機成熟了，他心如止水，順應自然，這樣做了兩年，大結構才完成。這時我師姐也成熟了，師父認為她堪當大任，就把細節丟給她，我等於是師姐扶養大的。」

衣紅說：「快告訴我，她到底是誰？」

杏娃說：「衣姐，妳不是說是妳嗎？為什麼不是？不要也著相了！名字不過是名字，我們都是一體呀！」

杏娃的聲音只有文祥五人和胡灼可以聽到，胡灼非常知足，她知道機緣難得，只是靜靜地聆聽，從中學習。亨利和黑金剛一夥，早已三步併兩步，走進寺內了。

衣紅眼尖，見寺門外一個年輕和尚，呆坐在石墩子上，看去非常可憐。她一時心動，便走過去問：「小師父，為什麼不去做晚課？」

那和尚眼光呆滯，看了衣紅一眼，又低下頭去，並未回話。

文祥過來說：「走吧！時間到了。」

和尚突然說：「時間在哪裡？」

衣紅說：「在廟裡。」

和尚問：「廟在哪裡？」

「抬頭就是。」

那和尚果然抬頭，看看眾人，又看看寺門，說：「太遠了。」

「不想就近了。」

和尚搖搖頭，又低下頭去。

衣紅童心頓起，回頭對大家說：「我們見識過亨利的意識神功，應該都有小小的心得，何妨猜猜看，這位小師父他潛意識在想什麼。」

文祥說：「有什麼好猜的？難道要讓教主等我們？」

衣紅說：「虧你也談修行？因緣而住也不懂！」

法蒂瑪知道不應付一下，更耽擱時間，她便說：「我猜他是被他師父罵了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不像，我看他眼神呆滯，是為情所困。」

衣紅問風不懼：「你有什麼看法？」

風不懼說：「我看師父會罵妳。」

胡灼問：「我能猜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可以，只是別胡說就好。」

胡灼說：「我猜他想還俗。」

衣紅便問杏娃：「杏娃，妳得了老人真傳，妳看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看他什麼都沒想。」

和尚見這幾個人七嘴八舌，聒噪不休，便說：「不要猜了，我告訴你們吧！我是金頂寺的第三代弟子，法名悟一。我從六歲入寺，修禪到今天已有二十年了。前幾天，業師叫我去向第八尊者計美旺布請益。

「這是莫大的榮幸，我們這些修行者最高的期望，就是力求明心見性。但是究竟怎樣才算明心見性呢？唯有等待尊者的印證，才有成佛成祖的可能。」

衣紅問：「為什麼要等別人印證呢？」

「不是別人，是尊者。」

「尊者也是人修成的呀！」

「這就是我們所謂的以心傳心。」

「據我所知，佛心無所不在。」

和尚懶得理會她，接著說：「尊者帶我到一間禪室，各自坐在禪室的一端。按規矩，如果尊者沒開口，我是不能表示任何意見的。如果到吃飯時間，或者生理有任何需要，我都可以便宜行事，只是不能開口。

「這樣過了七天，尊者始終沒有開口，而且一動也不動，我也只好瞑目靜坐。

「到了第八天早上，我正有些不耐，突然心中若有所動，我覺得五臟六腑都透明了，怎麼回事？」

「我什麼都不敢想，因為師兄們曾告訴我，修行時有天魔來襲，常生幻覺。我怕那是幻覺，便設法鎮住心神，一念不生。

「這樣過了許久，我已經感覺不到自己的存在了。剎那之間，我想到可能我已經死了，然而轉念一想，死了就死了，我修行多年，又不是追求長生不老。」

衣紅又問：「那你修行為了什麼？」

和尚說：「希望成佛呀！」

「成佛做什麼？」

「成佛就是成佛，難道妳不想成佛？」

「你沒想過成了佛以後呢？」

「成了佛，時間就不在了，哪還有以後？」

「啊！我懂了，你是想把時間修掉！」

和尚有些惱火，說：「妳想不想知道剛才我在想什麼？」

「你說。」

「我想到，死又有什麼可怕的？尊者坐在對面，到今天已經八天了，我沒見他動一下。他也沒有計較是生是死呀！」

「於是，我一心不動，四周彷彿完全不存在了。突然，好像雪山崩塌一般，我心中一陣冰涼的火花爆炸，怎麼是冰涼的火花呢？我也說不出來，卻感到極度的快樂。我不理它，管它是真是假，是佛是魔！」

「這樣又過了許久，突然間我好像什麼都懂了，所有過去讀誦的佛經，都有了完整的意義！人生事物好像我手上的指頭一樣明確。

「我高興極了，我終於明心見性了！我坐不住，一跳就跳起來。我高興地跳著，叫著，我得悟了！」

「尊者還坐在對面，我要感謝尊者，是他帶領我渡過這道難關的！我便跑過去，向尊者下跪，行了五體投地的大禮。但他還是一動都不動，我有些好奇，便爬起來走到他面前。室內雖然很暗，但是近看還很清楚。

「我突然發現，那哪裡是尊者？原來是一個芻像！」

「我未加思索，便把芻像用力一推……」

「哎呀！糟了！」胡灼聽得入神了，忍不住叫了起來。

「是的！糟極了，我一推，那芻像就倒了，成了一堆麵粉！我便逃出來。現在怎麼辦？你們要知道我在想什麼？我什麼都沒想！什麼都不敢想！」

胡灼有感而發，說：「小師父！你既然明心見性了，管它是尊者還是芻像？」

和尚說：「我怎麼知道是真是假呢？」

「真就是沒有懷疑！小師父！你繼續努力吧！」

「妳怎麼知道？」

胡灼嘆口氣，說：「唉！我也是過來人，一直在真真假假中打滾。」

和尚說：「怎麼在真假中打滾？」

胡灼回身指著山下千家萬戶，說：「那些人的生活你該知道吧？」

「大概知道，但是我不能接受。」

「是的，我也是接受不了，才開始追求的。幾個月前，由於這位文祥先生，我有機會拜見教主，領受了一些教益，然後虔心修習。文祥曾經問及我的過去，那時我不敢回答，就是心中存有渣滓之故。」

「你剛才說的境界，我曾經到過，由於執著在真假之間，結果便和生活在虛擬實境中一樣，根本不知真假。」

「如果你剛才不管尊者是真是假，很可能此刻已進入另一個境界。實信是不容懷疑的，也只有實信中，人才能進入更高境界。你在乎尊者的真假，那表示你所得到的認知，完全要靠更高權威的肯定！」

「當然需要肯定，萬一是假的呢？」

「原來你修行是為了要相信自己所得是真的？」

「當然！」

「那你不必修行，做夢保證讓你相信一切為真！」

「但我知道做夢是假的呀！」

「你怎麼知道的？因為在客觀環境，人有判斷的參考，是吧？」

「沒錯。」

「可是，你怎麼知道你是在客觀的環境下呢？」

「這個世界就是客觀環境呀！」

「你怎麼知道你所謂的這個世界不是另一個夢？」

「那我該相信什麼呢？」

「實信依賴判斷，判斷又需要智慧，智慧隨人成長，成長要時間。」

「怎麼知道自己有沒有智慧呢？」

「如果你經常進步，覺得過去是錯的，而且越懂越多，就是智慧增長的現象。」

「你怎麼會覺得過去是錯的呢？」

「這才是要點，人生下來本無智慧，是一點一點增進的。沒有智慧時，所作所為難免有錯，只有察覺自己的錯誤，才叫智慧。」

「那對他人呢？」

「當你一天天地更能容忍他人的錯誤時，智慧便開始成長了。」

「這樣說來，真有智慧就不明是非了。」

「不是不明，而是不辨。」

「我若不辨尊者是真是假，豈非迷信？」

「如果你靠分辨尊者的真假來決定是否迷信，你又憑什麼知道尊者是真是假？眼睛看到的，還是耳朵聽到？相信六賊不更迷信嗎？」

「那我還沒有明心見性？」

「是的，這就是你的關隘。」

「沒有得到尊者印證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和尚有了笑容，說：「阿彌陀佛，我懂了。」

衣紅這才對胡灼刮目相看，她過來向胡灼合什鞠躬，說：「胡姐姐，老實說，我原來對妳心存偏見，請大菩薩原諒。」

胡灼連忙閃身讓開，說：「不敢當！我只是個幸運的修行者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文兄說妳是易經專家，我還沒有時間請教呢！」

胡灼說：「易經專家？那種招搖闖騙的角色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妳怎能這樣說？」

胡灼說：「世人逐臭成癮，聖者連躲都來不及，怎麼可能自稱專家？」

衣紅拍掌道：「胡姐姐說得好，我們這裡就有個臭皮蛋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受教了。」

文祥接著說：「臭皮蛋是我，請原諒。」

衣紅說：「怎麼今天這裡酸氣衝天？一個受教，一個求原諒！」

杏娃說：「這裡還有一個，對不起！請大家進去吧。」

那和尚又問：「我資質愚魯，還有渣滓，哪位施主能為我解惑？」

杏娃說：「胡灼，妳說吧。」

胡灼還要推辭，衣紅說：「胡灼不是胡說，是方便說。」

和尚問：「小僧希望變聰敏些，該當如何？」

胡灼見山門前有個兩公尺直徑的小池子，中間有尊彌陀佛像。她指著池子問和尚道：「那是什麼？」

和尚說：「是個放生池。」

「為什麼這麼小？」

「教主說，放生池只是個象徵，如果太大，信徒就會買些小動物來放生。有生意做，便有人動腦筋捕捉動物，結果反而更傷生害命。」

「對了，池子大，代表能量大，如果使用不當，便是禍害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同樣的道理，人也是個池子，聰明代表池子大，愚魯等於池子小。」

「這個我懂。」

「大池子有大用，小池子有小用。」

「我希望有大用。」

「池子是你建的嗎？」

「當然不是，所以是妄思，諸多煩惱。」

「你想建自己的池子嗎？」

「當然，只是沒有能力。」

「那你知不知道自己身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在什麼地方？這裡不是火星嗎？」

「不管是火星是地球，都有一定的環境條件吧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你想改變本來的環境嗎？」

「不想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如果這個池子就是你的環境，為什麼你想把它變大？」

和尚啞口無言，他想了想，又問：「因為池子小，不能開悟。」

「要多大的池子你才能開悟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你聽說過遺傳基因工程吧？」

「我在寺裡上課，也學了一些。」

「好極了，你知道天才基因理論吧？」

「知道，聽說有幾百萬人接受了天才基因改造。」

「不錯，可是那些人造的天才大池，有任何一個有大用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我知道，一個都沒有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人最有價值的能力，第一個是意志力，其次為判斷力。所謂天才基因只是不同的生理材料，充其量只是池子的裝飾罷了！」

「我懂了，但是我怎麼充實意志力和判斷力呢？」

「依我看，意志力你已具足。判斷力有兩種，一是潛意識判斷，要不斷練習，一直到成為直接反應。許多邪教都利用這種方法，把人訓練成沒有思考能力的機器……」

「邪教？什麼是邪教？」

「宗教本來是強化智慧、安定人心並促進社會和諧的法門。如果以宗教為手段，令人心狂亂，挑撥社會團結，使人心智停頓的，就是邪教。」

「我懂了。」

「另一種判斷力來自意識判斷，那就需要智力的充實，不斷學習，由學習中印證、反思、改進。」

「怎樣充實自己的智力呢？」

「那就要多向智者學習，智者是生生世世，從無到有，從有到圓熟，不斷累積的人。佛是智者，是人經歷了無數世代，終於成佛，成佛就是要成為智者。佛留下許多經典，經典是書，而且是好書。要不斷研讀，不斷思考，不斷體驗。」

「有沒有讀書的法門？」

「有一種『掠略屢驢濾』讀書法，讀書之道在於起初『掠讀』，先知大要；如果有用，再『略讀』，以知其餘；若還有必要，則要『屢讀』，讀到熟悉於心；有了心得，進一步必須『驢讀』，抱著不放，直到全部吸收消化為止；最後已經通透了，必要時偶作『濾讀』，以免遺忘。」

「怎樣才算有心得呢？」

「能夠將所讀的與身邊事物印證者。」

「各人所處環境不同，身邊事物又變化無常，要如何印證？」

「這就要看機緣了，只要努力不懈，時機成熟自有心得。」

「什麼又是時機呢？」

「時是時序，機是交集，也就是到來的先後。如果心智尚未成熟，再好的書也看不出心得來。而當智力到一定水平後，差一點的內容也不堪入目。所以，人只有先求自我充實，看不懂先放在一邊，等程度提高了再去屢讀。到了自己的程度與所看的書相接近時，那種交集便是時機成熟。」

胡灼說到這裡，和尚突然形貌皆變，竟然是頭戴紅帽、身披袈裟的尊者。他合十道：「貧僧計美旺布，教主果有佛眼，施主一席話，小僧受益良多。」

眾人到此方知和尚是尊者化身，紛紛翻身要拜。尊者手一拂，立刻有一道無形牆擋在前面，六人拜不下去。

尊者說：「時機成熟，教主要升座了，各位大德有請。」

事隔數月，文祥再度來到寺門，心情平順了，頭腦也清明了。正如胡灼所說，真有智慧就能包容天下。過去自己只是逃避，一切不聞不問。這次赴湯蹈火，經歷了不少風波，雖然到頭來並沒有什麼傷害，說到臨事坦然面對，卻也不是易事。

自己能結識一批好朋友，又瞻仰了很多高人，真是多生之幸。最重要的是，陪伴著杏娃成長，走過重重人生的必要關口，這才領略了大自然進化的方向。只是再回頭看看山下，眾生依然如故，人能夠自滿嗎？

想到這裡，他感慨地說：「我們不過是幸運兒，希望大家多多相互扶持。」

衣紅笑道：「文哥又多愁善感了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難道妳又讀出文兄的心思了？」

衣紅笑道：「至少我知道，他不是『為情所困』。」

左非右被抓住把柄，只好笑笑說：「至少我知道，剛才杏娃猜對了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不是猜的。」

衣紅說：「不公平！我說過，不許妳跟我們玩意識遊戲。」

「那多沒趣？」

「這才沒趣哩！要不，以後我們都不開口，妳就猜到底。」

「不公平！」

「那就『烈女捏烈女』吧！」

杏娃糊塗了，問：「怎麼『劣驢掠劣驢』法？」

衣紅笑不可支，解釋道：「妳有每個人的資料庫，是客觀中的客觀。我們還是小孩，而妳智慧已開，變成大人了，我們怎麼和妳玩？」

「妳智慧也很高呀！」

「不要說肉麻話，很高不是最高，妳應該包容我們才是。」

文祥忙插口說：「你們爭什麼？我們不是大腦、神經和手足嗎？還分什麼彼此？」

衣紅說：「杏娃是大腦，說得通；我是神經，只要不生病，也說得過去。你算什麼？說手，不夠靈巧，腳？不夠快，大概是盲腸吧！」

法蒂瑪說：「衣姐，妳老欺負他，不公平！」

衣紅說：「妳要講公平？好！妳說說看！」

法蒂瑪說：「文哥是眼睛，衣姐妳是嘴巴！」

衣紅笑說：「那妳是什麼？牙齒？而且只有一半。」

法蒂瑪詫問：「為什麼只有一半？」

衣紅說：「因為妳只能咬左邊。」

左非右笑著說：「糟糕！糟糕！教主白等了！」

衣紅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們沒有腳，怎麼走進去？」

杏娃說：「當然有腳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誰？妳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！是風不懼！」